



## 不是老板娘的命

德 蓉

在《掌勺記》里我說到，因為經濟不景氣，我外甥結束了由我主持的快餐店。我凭兩年的经营經驗，在市场街与第八街交界处買下一間很小的三文治店，我集老闆娘和工人于一身，也就是廣東人說的“一腳踢”。營業時間是早八點到下午三點。

市场街是舊金山的主要街道，從雙峰山一直通到漁人碼頭。在近碼頭的那段是商業、銀行業的中心。大的百貨公司和名店散布其中。可是從第六街到第八街那個地段就差多了，我的小店所在處，若是放在香港、北京、上海、廣州，絕對是“黃金地段”：對面是聯合廣場，每逢星期三、星期日举办“農夫市集”，集結着各種蔬菜水果攤、花攤、食物攤，白色遮陽篷把廣場點綴的很可愛。每个星期四還有古董交易市場，當然，與北京的潘家園沒得比，全是我这外行都可以鑒別出來的假貨。不過，我在那兒買了一幅花卉油畫，是出自非名家之手的真貨。時不時有政府派來的各種小樂隊免費表演。圍觀的人，尤其是黑人，情不自禁地隨著節奏

跳舞，熱鬧得很。此地也是類似英國倫敦海德公園的“自由論壇”，人們常常在这里集會，抗議政府的政策。一人演講，振臂吶喊，眾人隨之。

聯合廣場旁邊，就是著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市總圖書館。我下班後常到那兒流連，或借書還書。圖書館地下是展覽館，不間斷地展出各種藝術作品。還有幾個房間專給人們聚會，我們“美華文協”常在那兒舉辦“閱讀會”。我的第一本書的發佈會也是由他們主辦的。

從圖書館走幾分鐘就是市長辦公的市政府、歌劇院和音樂廳。每兩年一次的，屬於“上流社會”的慈善派對就在市政府後面大草地上搭篷舉行。參加者只能穿黑色或白色的晚禮服，所以稱為“黑白派對”。我喜歡看芭蕾舞，每年買下芭蕾舞季(二月到四月)的套票。如果那天有表演，我就帶著“見得人”的衣服去上班，下班后去隔壁酒店換下牛仔褲，稍事打扮。時間還早，就在圖書館樓下餐廳看展覽、看書消磨時間，等待去歌劇院。

这样的地方，听来真不错，这是我买下小店的原因。后来才知道大大荒谬，原来这儿是流浪者、買賣毒品者聚集的地方，是本市最著名的藏污纳垢区域之一。这地方的另一边，专上映三級黄色电影的电影院、真人表演的色情小剧院、低級客栈。唯一的例外，是有一間很好的戲院，我在那兒看了音樂劇《劇院魅影》、《媽媽咪亞》和俄國“紅軍歌舞團”精彩的表演。

開店第一天，照美國人習俗，在門口掛上幾個氫氣球，以示喜庆，不多會兒，一個中年男人用香煙，把氣球一一燒破，真無聊。第一天，放在桌上的鹽瓶胡椒瓶就被人偷走了。再過幾天，有個黑人進來，態度從容地將柜台上放小費的玻璃瓶端走了。這下子，我才醒悟到，前店主那麼急切又那麼便宜地將小店盤給我，原來它是燙手山芋。

既買之則做之。小店只賣咖啡、茶、鮮榨果汁、汽水、甜面包圈、各種麵包夾上不同的肉類，即做即賣的三文治，還有特受歡迎的杏仁曲奇餅乾，那是自己做的，剛剛出爐的新鮮貨色。因為不賣熟食熱炒，不用洗碗刷鍋，所以輕鬆很多。客人都是在附近工作的白領和路過的，生意倒也不俗。每年幾次的嘉年華會，最大的是六月底的同性戀大遊行，行人如過江之鯽，遊行隊伍里頭的，看熱鬧的、搖旗吶喊以助興的更多。到了那天，我要將桌子搬到門外，不賣三文治，只賣熱狗和芝士貝果（一種圓麵包）。我要請兒子幫忙，他穿上帶大口袋的圍裙，用來放錢。

有一天，買過幾次三文治的墨西哥人又進來了，每次他都要我給他做墨西哥風味的三文治——加入番茄和他自己帶來的生辣椒及牛油果（真挺好吃）。這次進來，還沒等打招呼，他就急忙交給我一個裝了東西的紙袋，說讓我幫他保存一下，等會兒來拿。我說沒問題，他就走了。沒多久他真的回來拿紙袋。他打開紙袋，從厚厚一疊錢裡抽出一張五元，表示謝謝。

後來，我把這事講給朋友P聽，他的話讓我出了一身冷汗！他告訴我，這個墨西哥人肯定是販毒的，

他交給你的錢就是販賣毒品的錢。一定是他看見警察在街上搜查可疑人物，於是急忙將錢放在你這兒，風頭過去了才來取。試想，如果警察暗中盯梢，看見他進你的小店，將一包東西交給你，後來來拿錢，而且給了你錢，這說明什麼？說明你是毒販子集團中的一名，店就是聯絡地點。到時候，人證物證齊全，你掉進黃河洗不清。就算最后真相大白，那也要經過長時間的審訊。這期間，要停止生意，可房租照付，惶惶不可終日，不死也掉一層皮。我回想起，常有黑人或墨西哥人到店裡來喝杯東西，互相交給對方一樣東西，有的進門就交易，不買東西。敢情我這兒真的是毒販子交易所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我一輩子行為良好，從沒進過警察局，純潔得像白紙，怎麼想到這等骯髒的勾當。我得去廟裡燒香謝謝老天暗中幫助我。

人們很驚訝，在那個地區，警車救護車一天沒三次也有兩次呼嘯而過，我一個女人竟敢開店，而且居然沒有什麼大事情發生。我想這與我的人緣好有關。我從不懷疑別人的好意，從不拒絕別人賒帳，當然百分之九十就是肉包子打狗——一去不回頭。誰會忍心欺負這麼一個經營小本生意、賺點血汗錢的中國女人？

但是從此我工作時，有點兒害怕。如果這個墨西哥人再重施故伎，我怎麼辦？

拒絕，會惹怒他，一個憤怒的毒販子會作出什麼事？和兒子們商量後，決定關門。我貼出“生意轉讓”的告示時，有些老顧客都表示遺憾，他們說會懷念我的。沒多久，我就以極便宜的價錢將小店賣給一個中東人。過不久我看到中東人也關門了。至今那個店鋪是空著的。

離婚後，為了經濟獨立，也為了融入美國社會，我嘗試過、努力過了。沒有賺到錢，但賺到社會經驗。

唉，生來沒有做老闆娘的命。

2011. 2. 16